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例外之地· 陌生人

Strangers in a Place of Exception

doi:10.6752/JCS.201309_(17).0008

文化研究, (17), 2013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7), 2013

作者/Author : 劉吉雄(Asio Chi-Hsiung Liu)

頁數/Page : 217-2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3/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309_\(17\).000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309_(17).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七期（2013年秋季）：217-224

例外之地·陌生人

Strangers in a Place of Exception

劉吉雄

Asio Chi-Hsiung Liu



（澎湖講美，2003，劉吉雄攝）

難民營沿革史¹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首兩批越南難民先後漂流至台

1 劉吉雄。2003/03/25。〈一個現場史料：澎湖講美「難民營沿革史」〉，《南方電子報》。<http://enews.url.com.tw/enews/18165>。（2013/11/05瀏覽）以「？」號之內文表示已經漏失。布告中間被補強木材所遮蔽的文字，已經比對其它角度拍攝的照片完成確認。

東小琉球海域。²其時尚無適當機構處理，救總即於澎湖縣西嶼鄉繼光營區設立「越南難民臨時接待所」，即為「接待中心」之前身。

嗣後漂流獲救難民日多，業務亦趨繁複，政府乃於六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委託救總成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借用白沙鄉軍營，做為難民營舍，擴大收容。

本中心恪遵谷[正綱]理事長「妥善照顧難民」德意，在澎防部司令官及政戰部主任督導支援之下，釐訂全般作業程序及計畫，各項業務遂入正軌。是乃本中心之沿革。越南淪亡，難民顛沛流離逃亡，正是我們足堪借鏡的教訓，我們必須體認，反共與救國乃是一體之兩面不反共即（難？）以救國，要救國首須反共。

各位好。這張「難民營沿革史」的布告照片，是我在2003年澎湖的越南難民營拆除前一個月拍的，它其實像是一個塑膠製的紀念碑，因為我們到現場去的時候，只找到這個唯一的遺跡，可以證明這個地方曾經存在過難民營。在更早之前，都只是聽說，從來沒有找到過確實一點的證據。

我跟這個澎湖越南難民營遺址發生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1996年在澎湖當兵的時候。因為在大學有編輯刊物的經驗，所以當兵兩年我支援軍報社當編輯，因此認識了一些當地的記者朋友。退伍六、七年後的2003年3月，我輾轉聽說越南難民營要拆的消息，感覺其實蠻訝異的。以前當兵的時候聽說過有越南難民營，但是因為覺得找不到跟自己生命之間的關係，所以根本也沒去追。1996年時我曾經問過澎湖的在地人，像是報社裡一位煮飯的歐巴桑。她用澎湖腔的台語講說：「聽說西嶼那邊好像有」，可是到底在哪裡她也不知道。

七年以後，我們再次聽到了這個消息，透過當地的記者朋友去求證，結果問到真的有一個難民營在白沙鄉的講美村（按：真的也如我們的報社歐巴桑所說的，難民營最早就是在西嶼鄉）。問是問到了，但是「聽說下個月就要拆」。當時聽說要拆除的消息，感覺蠻嚴

2 「難民營沿革」的軍方公告文字中的「台東小琉球海域」，推測是「屏東小琉球海域」誤植，這裡仍保留原公告文字。

重的，雖然越南跟我好像沒什麼關係，但是對澎湖多少有一些感情，我也不知道建築物的規模有多大，只覺得還是應該要到現場去看看，要找一個足以證明的東西，最後找到的就是這個軍方的公告——一件「塑膠的紀念碑」。

從公告的文字上可以看到「難民營沿革史」，字體是塑膠製造的。各位可以看到字體是由右到左，因為以前的中國國民黨政府規定我們正式的書寫體都是從右到左。公告上記錄了「從民國六十六年……一直到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等字樣。此外也可以看到一些關鍵字，比如說「越南淪亡」、「流離顛沛」、「反共救國」等等。

但是，這個塑膠的紀念碑上，其實問題蠻多的。第一個，我們看得到起點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十六號」。但是終點呢？到底難民營維持到什麼時候才結束？我們2003年到現場以前，已經廢棄多久了？這些都是問題，一直要到十年後，也就是今年（2013年，編按：論壇舉行的時間）我們才知道難民營是在什麼時候結束。往下我整理了一個十分鐘的影片，先播放給大家看再繼續談。

這個影片分成兩段，前面一段沒有標題，是2003年拍的；後面一段大家會看到一個標題「試拍帶」，是我們提案的時候做的一些訪談。這是還沒完成剪輯的帶子，受訪者也還沒同意播出，因此目前的試拍帶只當成現場討論的素材。拍攝中的紀錄片計畫，本事暫定如下：

片名：《例外之地，陌生人》

季風。反共者。陌生人。澎湖越南難民營。

拆除十多年的澎湖「越南難民營」(1977-1988)，卻埋藏著「末代冷戰」的時代記憶：在柏林圍牆拆除的1989年11月，結識於此地的所謂「反共義士」馬曉濱及「越南難民」唐龍與另一台灣人，因擄人勒贖案判處「唯一死刑」，隔年1990年7月槍決。

澎湖白沙鄉講美村的越南難民營，位在「離島的離島」。所謂的「反共義士」跟「越南難民」兩種身分，怎麼會這裡相遇？

馬曉濱等19名青年來自廣東及廣西，在劉德金組織帶領下，1986年6月從廣東經山東共乘舢板渡海到南韓，本來

airiti

打算到美、國及加拿大，經當時台灣政府駐韓大使館遊說，打來成了所謂「投奔自由反共義士」。來台開完「記者廣告會」第二天，這19人就被送到離島澎湖的「越南難民營」隔離。

眾人在澎湖遭遇情治人員刑求，逼供證詞。劉德金因此從「反共義士」被警備總部軍法處判為「叛亂犯」，關在台灣本島景美看守所及太平洋綠島的政治犯監獄。

他的18名同伴繼續隔離在澎湖。兩年多後的1988年11月，越南難民營停辦，一夥人從澎湖來到「陌生」的台灣本島。一年之後，裡面具有「反共義士」身分的馬曉濱及「越南難民」唐龍（1979年中越戰爭前後遭越共政府驅逐）與另一台灣人，在1989年11月，共謀綁架世界首富之一的航運集團少東並且勒索當時台幣五千萬。三人取得贖金後釋放人質，法院三級三審仍判處「唯一死刑」。

當時的反共政府，剛剛歷經解嚴及蔣經國死期，國民黨內部大分裂。蔣家派系奪權失敗後，台灣原生籍的李登輝上台。

叛亂犯劉德金在1990年5月與美麗島事件政治犯一起被剛上台的新總統特赦，雖然他很可能是這批包含黃信介、林義雄、呂秀蓮、施明德等人的特赦名單當中，最沒名的一個。李登輝宣示就職隔天的1990年5月21日，「反共義士」劉德金成為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戒嚴史上最後一個離開綠島監獄的政治犯。

兩個月之後，劉德金的同伴馬曉濱、與同案的唐龍與王士杰，在「沒有殺人一樣償命」的量刑及釋憲爭議中，於1990年7月槍決。而當年據以判處「唯一死刑」的「懲治盜匪條例」，已在2002年初公告廢除。

台灣的「反共義士」/「反共者」/「叛亂犯」都是世界冷戰體制的產物。馬曉濱案的發生，與象徵冷戰終結的柏林圍牆拆除同樣都在1989年11月。回顧此案並無意重揭被害者的恐懼及傷痛，也無意主張犯罪者的無辜，係因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正是近代世界秩序的劇變時代，當時的被害者跟犯罪者可能都同樣是青黃不接的「末代冷戰體制」底下的受害者。

拍攝中的本紀錄片，2013年獲選為國家文藝基金會紀錄片專案補助計劃。製作者構想將從離島的場所地景出發，以1989年「馬曉濱等三人綁票死刑案」及其相關的1987年「劉德金叛亂案」為構圖視野，重置冷戰體制下台灣「末代反共義士神話」的時代記憶、以及末代「澎湖越南難民營」的例外空間記憶。

airiti

簡單說，這個死刑犯（馬曉濱、唐龍、王士杰）的案子發生在澎湖的越南難民營結束之後不久（即1989年11月）。這個案子之所以跟我們2003年現場看到的資料有呼應，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們找到了越南難民營結束的時間是在1988年。第二個原因是，當時這是個蠻轟動的綁票案，作案的三個人，一個是反共義士、一個是越南難民、一個是台灣人。

但有趣而且讓人想不透的是：為什麼所謂的「反共義士」和「越南難民」這兩種完全不同身分的人，卻會在澎湖這個地方認識？

我們從案子來切入，發現這個澎湖越南難民營的場景，卻具體而微地承載了台灣當代史的記憶。這個記憶可以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共戰爭、1950年代韓戰、也可以追溯到1960、1970年代的越戰、然後再跨到1980年代末期的冷戰秩序瓦解。很奇異的是，韓戰、越戰跟大冷戰時代的記憶，竟然在這樣的離島場景產生交疊與交會，並且背景還是跟台灣當代歷史縱深最為相關的白色恐怖戒嚴史的末代軌跡。我整理了以下的文字，算是簡單的歷史爬梳。

從初步整理出來的時間表來看，越南難民營的營運時間點是1977年到1988年，對照台灣的歷史脈絡，剛好跟兩蔣的死期相差不遠。蔣介石是1975年4月5日死的，而蔣經國則是在1988年1月13日，兩父子相差十三年。越南難民營開始於蔣介石死後兩年，結束在蔣經國過世的同一年。我個人認為這並不是歷史的巧合。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時代脈絡，剛好決定了澎湖的越南難民營的開始、存在跟結束的時間。

為什麼這麼說呢？從1949年蔣氏政權流亡到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直到韓戰，我們會發現1989年的死刑案裡面，所謂的「反共義士」的脈絡是從韓戰過來的。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被槍斃的馬曉濱，暫且不談死刑或非死刑的爭議，他個人就具有末代「反共義士」的身分。這個身分對當代的人來說，是已經不會再去談論的身分，而這個身分的建立，跟當時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所謂的「反共」政策有關。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蠻有意義的時間點，就是蔣中正死於1975年4

月5日，而同年同四月底，越共即入主西貢。這可能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才會有的歷史記憶。我就曾經聽一位1950年代出生的老師說過，對這兩個重大事件發生日期之接近一事很有印象，當時他還在大學就讀，月初老蔣才死，月底越南就統一了，之後就出現了所謂的「難民潮」，這都是同一個月內發生的事情，所以記憶蠻深刻的。我推測這應該會是那個時代的共同記憶之一。從1975年到1977年這兩年的時間，裡面有一批難民潮，我們知道其中有為數不少的人漂流到香港去了，人數應該比台灣多，而另外一批人漂流到了台灣。不過，這些人不一定把台灣當成第二個故鄉。據我所知，逃出來的人可能在美國或加拿大或其他國家還有親人，他們逃出來的目的是希望經過第三地中轉到歐美其他國家去。在澎湖越南難民營營運的12年間，前前後後一共有45批的難民，人數大約有兩千多位。在這期間，人員有進有出，最後剩下在外國沒有親戚可以投靠的大約有兩百人，就安置到台灣。犯下死刑案的馬曉濱跟唐龍，就是最後一批被安置到台灣的難民。

從1977年6月6日越南難民營開始營運，一直到1988年12月16日，這將近12年的期間，跨越有1970後期跟1980年代，也是我認為很關鍵的時間點。在1970年前後出生的這個世代，小時候都聽說過「南海血書」的神話，後來有人說這是一個大笑話。³但我覺得這個笑話裡有一半是假的，但有另一半是真的。這個故事是國民黨杜撰的沒錯，但是虛構的神話卻是改編自真實的人物，就是那些逃難的船民、英文所謂的「boat people」。後來人們把「南海血書」、「南海血淚」都當成國民黨杜撰的神話之後，⁴反而造成了一個嚴重的結果：「越南難民」幾乎被當成了一個異民族或異國的笑話，以致於澎湖越南難民

3 例如維基百科的說法：「南海血書已經全面從教科書中刪去，不復存在，被一般民眾所遺忘或成為笑談」，<http://zh.wikipedia.org/wiki/南海血書>。（2013/11/07瀏覽）。編按：關於「南海血書」的故事可參考本論壇龔允倩的說明。

4 林濁水及何春木等人都曾質疑南海血書是中國國民黨當局的「反共宣傳」，例如林濁水：〈拙劣的越南寓言——剖析「南海血書」的真相〉（1979?），轉載自「砂之椅子」部落（2008/02/01）。<http://www.wretch.cc/blog/juyacw/13867448>。（2013/11/07瀏覽）

營的歷史整個完全不見。我們可能都聽說過所謂的「南海血書」，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南海血書跟澎湖有什麼關係，包括大部分的澎湖人都不知道，更不要說在台灣的人了。但是事後我們再去把當時的宣傳照片跟資料拿出來看，發現在「南海血書」的故事裡，是有一艘叫作「清風號」的難民船、也在故事結尾提到了澎湖，但是澎湖這個地景恐怕在當時還只是當成神話的背景，而不是一個被描寫敘事的主題。因為這個反共神話的主軸還是「越南淪亡在越共之手」，船民爲了逃離越共的「暴政」，所以經過「怒海」漂流，儘管在珊瑚礁上饑餓落難，仍抱著「投奔自由」的信念繼續支持下去。當時的神話就是用這樣的方式製造的：「今天我們不能做爲一個爲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爲漂流海上的難民」。⁵後來「南海血書」印成專書（據說印了150萬本），⁶甚至拍成電影。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被這樣的神話形象給洗腦，然而這個有真有假的神話，對於在澎湖的在地場景，卻幾乎完全不去描述跟書寫。現在我們懷疑：「南海血書」神話的整個生產跟製造的過程，跟當時的1978年底宣布1979年開始的台灣美國斷交的事情，可能蠻有關係。而且，「南海血書」神話，雖是假造的，並不表示越南難民就不存在。

接著我想談談澎湖越南難民營的結束（即1988年12月）、跟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的關係。蔣氏獨裁者正式走入歷史之後，台灣開始進入中國國民黨內鬥的過程，從1988年到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前後，李登輝正式當選總統（由末代的國民大會選舉出來的），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分裂爲主流派跟非主流派兩派，而越南難民營正結束在這個強人政治瓦解的時代。這段期間內的世界歷史，最重要的大事情是1989年11月以柏林圍牆崩垮爲象徵的冷戰結束。國內的大事則是李登輝發布由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在1989的隔一年李登輝5月20日就職時發布特赦令，劉德金等人出獄，特赦的對象包括美麗島事件的政治犯：黃信介、林義雄、呂秀蓮、施明德、許信良、姚嘉文、陳

5 李元平，《南海血淚》（台北：青年戰士報，1979）；引述自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

6 同註5，另傳言有「20萬本」的說法。

菊等人。在這批特赦名單裡面，劉德金可能是最不知名的一個。5月21日新總統就職的第二天，綠島只剩下劉德金這一個政治犯。一個所謂的「反共義士」竟然變成台灣白色恐怖戒嚴史上最後一位離開綠島監獄的政治犯，這也蠻諷刺的。

劉德金在1990年5月21日出獄時，他的「反共義士」同伴馬曉濱已經二審判決死刑。一個月後，剛出獄的劉德金還曾在6月中，跟他一起投奔韓國的十幾位同伴，到總統府前請求「槍下留人」，但馬曉濱還是在7月份被槍決了。馬曉濱三人「唯一死刑」的判決，所根據的是《懲治盜匪條例》，而這個條例在他們三人死刑槍決的12年之後（2002年）公告廢止。隔年，2003年，難民營就拆了。

澎湖越南難民營是二、三十年前的故事，說近不近，說遠不遠，但不要說台灣人不知道，就連大部分的澎湖人也不知道。它完全不在當代台灣歷史觀照的任何視野之內。現在我們至少知道了它的開始和結束：它開始於1970年代末，有「南海血書」虛構神話原型的漂流船民；結束於1980年代末，我們知道至少有了劉德金叛亂案跟馬曉濱與唐龍這些末代「反共義士」跟末代「越南難民」的案件跟故事。除了這些之外，在澎湖越南難民營將近12年的營運期間內，一定還有很多其它生活史的痕跡，但那些細節會是什麼？我們並不知道，而且恐怕很難有機會知道了。

因為，越南難民營的歷史，在還沒有被記得以前就已經完全拆除了。這是當代的島嶼歷史記憶裡面很大很大的損失。我們希望能夠藉著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搶救這個空間裡面可能發生過的生活經驗跟歷史記憶。反思台灣的白色恐怖戒嚴史過往，我們現在有個「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綠島人權園區」跟「景美人權園區」。如果越南難民營的建築物還在的話，或許我們還能另外有一個「講美人權園區」，來對後代子孫述說這一段幾乎湮沒的台灣「漂流近代史」。